

尚書攷辨

陶

錫山

書齋



(四)

尚書攷輯

附錄

卷一

書

卷二



卷三

尚書攷辨卷第四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鑾著

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攷辨下

復出二篇付

一校以論語而知其僞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

命禹

堯曰

楊氏時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篇

終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

傳者一于是而已

論語注

閻氏若璩曰二十五篇之書其最精密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

于道一于道之語遂櫟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僞古文蓋如此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又曰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傳心之要盡于此矣豈待虞廷演爲十六字

而後謂之無遺蘊與

並蔬證第三十一

敬攷僞書二十五篇其尤爲人所尊信而不敢議者在此十有六字乃人非必返之于心真知十有六字者切于人倫日用之實關乎學問心術之大而道統非此不傳也徒見朱子注中庸取此十有六字以爲中庸所祖述今一旦僞之曰出于荀子是奪其所恃而中庸之道且以不尊也然果道統非此不傳執中之旨非此三言不明則論語明聖學之傳何獨遺此三言不備錄耶且此十六字誠爲精密可傳道統矣然非朱子闡發其蘊人且不知也孔仲達正義曰民心危險道心幽微又曰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義涉淺雜未足爲傳道之要

自朱子出以人心發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然後人知此十六字爲道統之正傳則人所尊信者朱子之十六字爾夫言苟合道芻蕘可詢何必出于荀子者必無與于聖道書雖僞無害于其言之醇也言雖精無救于其書之僞也

又考世所傳馬氏忠經引書曰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後漢融本傳記融著述無忠經隋經籍志新舊唐書諸目皆無其本則亦僞託者與

閻氏若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竊意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僞作大禹謨者于呼禹之下增十三句而至天之歷數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于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之矣

疏證第七十四

敬攷舜之命禹其增減與否無可攷而大禹謨之割裂論語增衍成文

顯而易見詳堯曰數語是必受終之際勅命之辭蓋以天下與人不可無以告誡如曆代冊封必有詔書也今禹方謙讓不遑巽位未定遽以此命之不亦早乎且危微精一傳道之宗語之至者也舜方以至言命禹傳位卽以傳道而禹似略不領受抑又何與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堯曰

墨子曰且不惟禹誓爲然卽湯說亦猶是也湯曰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

兼愛下

呂覽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

民之命

順民

皇甫氏謚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湯禱于桑林之社曰唯予小子履敢用
立牡告于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
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

帝王世紀太平御覽引

敬考論語于昭告句下卽繫以有罪不敢赦云云試虛心讀之則自罪

在朕躬已上孰不以爲卽昭告之辭也參以墨子呂覽帝王世紀之文

湯爲旱禱而引咎欲以殃禍歸己而爲萬民請命其至誠惻怛所謂禹

湯罪己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今作湯誥者決裂論語散入篇中又竄

易其文而于昭告之下別作請罪有夏之辭若然則論語引昭告后帝

爲不具之文何以詘然而止邪否則妄刪請罪有夏原文而隔越一十

九句別引他文以充之邪且有罪不敢赦豈真如茲所云罪當朕躬弗

敢自赦者歟信論語不得不僞湯誥矣

又考作湯誥者以論語爲主故篇首卽曰誥告萬方又曰

爾萬方有衆又曰敷虐于爾萬方百姓頻舉萬方非欲求合論語萬方諸語乎又發端即曰惟上帝又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又曰將天命頻威又曰上天孚佑下民又曰天命弗僭明舉帝天非欲求台后帝帝心諸語乎

孔氏安國曰

曰予小子履至無以萬方

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

牡墨子引湯誓

考今本墨子作湯說蓋字訛

其辭若此

論語集解引

敬攷國語周襄王賜晉惠公命內史過告王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

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解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

誓無此文則已散亡矣是直誤以國語湯誓爲即今湯誓故謂之伐桀

之誓也孔君亦復如是而漢儒承學皆以爲然故班固與諸儒白虎通

論兩引論語皆云伐桀告天

三軍三正

作湯誥者遠出漢儒之後故宗其意

而用之其不盡合漢儒者就已文爾今誠黜湯誥支離之語而以墨呂

讀論語豈不坦白明暢犁然有當于人心邪

又考疏證云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用

玄牡豈桑林自禱之時閭君精博此則小失武王克殷至成王而後制周禮洪範周書仍稱殷祀成湯初服何嫌夏性乎又考孔安國所得

與湯詰無此語故以墨子證論語乃邢氏正義爲之解曰尙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詰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

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乃墨子明云禘旱正不足以證伐桀邢氏似未讀墨子而臆爲說者

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堯曰

墨子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兼愛中

敬考論語集解載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

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此豈見東晉泰誓者之言與然所註尙未爲確訓

墨子述爲武王有事泰山其言可信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與成湯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語如出一口其爲祝禱之辭無疑其不得入于泰誓

也決矣且墨子所述與論語文合其不得于四語之中橫安天視天聽

二語又決矣

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

張子

閻氏若璩曰嗚呼痛哉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
卽苗民之虐亦只肉刑止爾初何嘗舉人之三族而殲絕之有之自秦文
公二十年始蓋秦近乎戎戎法至重秦亦相承用之他國未之見也入春
秋一百二三十年楚始滅若敖氏之族矣晉始滅先穀之族矣君子謂其
誅已甚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
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後
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其讀者義以爲固然也苟一詳思未有不痛
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

疏證
第六十三

王氏善櫛曰民殘于紂之水火日引領而望武王之救以至仁伐至不仁
此豈待武王多其辭說極口詆紂而後曉然共信哉奈何誓于未渡河矣
渡河而戊午再誓戊午之明日且三誓豈初誓時預畱不盡之談爲再誓

三誓計耶抑初誓時不能悉記紂之惡積日而搜索之務窮厥醜不肯稍
畱餘地邪此皆光明忠厚者所不爲也而謂聖人爲之邪我知之矣紂居
下流後世諸子家皆歸以惡作僞書者漫剽之又廣輯書傳之所引苦于
堆疊不能成文遂喋喋焉衍而爲三也

石壁山房初稿

敬考子貢所謂如是必有所指今讀晚出泰誓三篇于諸傳記下流之
歸者蒐輯幾無一遺並族罪世讐諸語從未加諸紂者亦鍛鍊而周內
之然以入武王之口累紂固不足惜累武王則已甚爾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

憲問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
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敬考子張疑三年不言臣民何所奉命故孔子告以聽于冢宰此孔子

能言夏殷之禮蓋亦學無常師而知之者其非書有明文斷然可知今作僞者儼載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于伊訓篇首若然子張既讀伊訓及讀無逸乃不能因此例彼通知其義則此問亦當在三隅不反之列觀其勉強綴屬上下文絕不相蒙

一校以孟子而知其僞也

孟子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

于亳

萬章

又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也

盡心

左傳祁曰奚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注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

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

襄二十一年

國語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韋解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爲明王

晉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司馬氏遷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

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

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

史記殷本紀

敬考據孟子及史傳之文伊尹實放太甲不令爲君也明矣此大聖人之勩舉千古不能有二者也乃東晉作者若謂以臣放君爲名不可居爲之經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曰王徂桐宮居憂爲之傳曰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年三年服闋

奉王歸于亳竟欲以居憂掩其放之迹急急焉喪未終而奉以歸若然則伊尹並未嘗放太甲特移諒闇之制爲廬墓之舉而伊尹之聽政亦冢宰之常法爾是孟子所云皆妄語矣信孟子則不得不僞太甲矣

閻氏若璩曰孟子一段玩其文義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凡六年始復歸于亳雖殷本紀首三年指初卽位不指被放之後要爲六年之久與孟子無異也

疏證第六十

敬考孟子所謂太甲悔過之三年卽伊尹放桐之三年似無六年惟史記謂太甲立三年而後放桐考之情事則合蓋太甲雖不明當宅憂之時卽欲顛覆典刑而有所不得惟三年之後旣已親政而壞法亂德伊尹乃不得已而放之此其實也若如僞書則直無三年矣湯以十一月崩天子七月而葬則葬當在次年五月旣葬而後營桐宮則徂桐當在六月已後距三祀之十有二月僅十九閱月未終二年何爲三年乎

闔氏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之語宮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真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奈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誰欺

疏證第六十

敬考東晉作者往往以恒情度聖人故于湯之放桀曰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若以放桀爲非者今茲又以放太甲爲非也故深諱放之一字著于篇然則何以徂桐則以爲居憂云爾居憂何以于桐則以爲湯葬地云爾後人狃于恒情而無以見伊尹之志顧乃崇信晚作妄詆前猷反云孟子非也

明陳氏第尚書疏衍云云

夫孟子不足信天下安有信書

哉

又考皇覽郡國志太康地記春秋釋例帝王世紀水經注括地志寰宇記太平御覽文獻通考諸書說桐宮及湯冢者言人人殊四書釋

地定以桐在虞湯冢在汾陰未敢遽從別有著論茲不悉及

司馬氏遷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

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

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

殷本記

傳曰太丁未立而卒及湯崩而太甲立稱元年

書伊訓序

孔氏穎達曰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帝王世紀乃述馬遷

之語是其疏也

書正義

敬考夏殷已來書闕不具後人藉以稽其譜牒獨以有史記存史記采世本而作紀所謂甚多疏略時或抵牾者自不能免而外丙仲壬則確

甚以與孟子合也嗣是劉子駿班孟堅作歷志趙邠卿注孟子皇甫士

安述世紀訖無異說

此正士安未見僞傳之驗孔仲達欲尊僞傳假士安以爲重于所不合輒營具疏殊可怪

蘇子瞻

林少穎解尙書據孟子以辨正書傳學者可以知所從矣乃金氏作通鑑前篇用胡氏大紀論極言立弟之非而于盤庚立弟云必有所不得

已也然則湯伊尹非亦有不得已者乎斯時太丁旣卒太甲尙幼且又

未見其賢不得已而立外丙及外丙早世又不得已而立仲壬假令二

君者有一人天永其年則桐宮之放無其事矣放太甲伊尹之大不得

已也事固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後者唐虞傳賢王噲以之亂燕殷商

立弟宣公以之亂宋以後世之不能行疑古人之未必有致使孟子爲

不信之書也庸有當乎又考大紀又據皇極經世云云術數小道致遠

于誤解書序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與易繫辭包義氏沒神農氏作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例相似不相連爲解也其必特書成湯既

沒者蓋古序原文伊尹作咸有一德答單作明居並列伊訓之前以此

二篇爲湯世之書而非外丙仲王之書也其即繼書太甲元年者明伊

訓所稱元年乃太甲元年而非外丙仲王之元年也若二帝始

末則簡冊別具而此不暇及安得以訓解未明並孟子疑之哉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心盛

荀子曰厭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

人因殷人也儒效